

绝色大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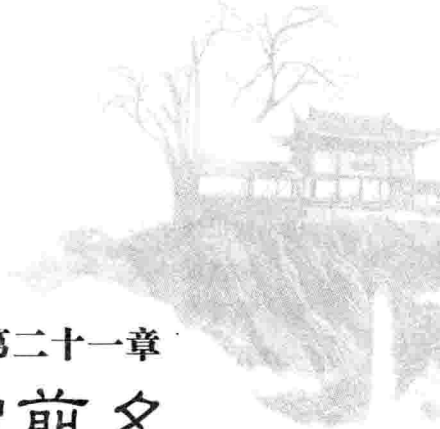


林家成 著

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大陆，只要强大，
便可以拥有世上最好的一切……

【中】





第二十一章 风雷前夕

柳闻言，慢慢回转身来，看向远，笑道：“大王子有何吩咐？”

远右手在胸前一拍，朗声道：“隐尊大人刚才说可以帮到三公主，还请大人出手相助。”

柳淡淡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王子请带路吧。”

欧阳宇紧跟在他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真的要去？”

柳轻声道：“当然，那三公主只是被他们利用了，猛王一向疼这个女儿，所下的毒一定不重，救治不难的。”他压低声音，又说道：“再说，他既开口要我前去王宫相助，那也表明今天的事告一段落。宇，你现在可以放松了。”

柳所料不错，三公主所中的毒虽然不轻，却也有药可解。柳轻松地把她救治后，猛王表达了一番歉意后，便要求柳住上他早就安排好的房间中。并责怪属下说，房间他早就为隐尊大人备好了，只怪下人传话不及时，害得堂堂的隐尊大人还要上街自己寻找住处，实在是该杀。

一番客气后，一脸络腮胡子、浓眉大眼、长相威武的猛王目光转向欧阳宇，微笑道：“这位姑娘既然是隐尊大人的恩人，那就没有让恩人做婢女的道理。来人啊！”

他双手一拍，大殿中走来二三十个少男少女，猛王哈哈笑道：“隐尊大人是尊贵人，这些奴仆从现在起，便任由大人处置了。”他指着站在最前面的两个少女，笑道：“这两位女子温柔顺从，就赐给大人的恩人做婢女吧，还望两

位不要见怪才是。哈哈——”

柳淡淡一笑，谢过猛王后，便和欧阳宇带着一众少年来到了猛王所赐的府第。府第是全石制结构，近十米高的房屋只有一层，里外共有二十来个房间。一众管家仆役早就候在门外，等着他们的到来。

柳舒服地坐到椅子上，端起桌上泡好的茶水，一边轻抿一口，一边笑着对房间中不停地走来走去、四下张望不已的欧阳宇说道：“别看了，来，喝一口茶吧。”

欧阳宇转了一圈，走到柳身前，身子微倾，看着好不舒服的柳，皱眉问道：“他们真的就这么放过我们了？”

柳放下茶杯，抬头笑吟吟地看着欧阳宇。他冲着她眨了两下眼睛，露出兔牙做了一个幼稚的鬼脸后，笑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不过我估计最多只有半个月的好日子让我们过。到那时，迎接我们的可不是今天这种试探了。”

他脸上的面具还没有取下，那张极威严、极神秘的脸，却做出这种眨眼、龇牙的小动作，实在滑稽。欧阳宇傻傻地看着他，抿嘴轻笑起来，这一笑，她紧绷的神经在刹那间也放松了大半。

嗔怪地白了柳一眼，欧阳宇低声说道：“你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心情这么好。”她不由头一歪，又道：“不说我还不记得，你似乎心情一直很好呢。”

柳朝外面看了一眼，见没有人靠近，便身子一正，仰头与欧阳宇四目相对。他突然双眼一闭，再睁眼时，眼睛中湿润润地泛着水汽，双眼慢慢一阴，那泛着水光的眼睛在阳光折射中发着幽幽的光。

欧阳宇傻愣愣地看着柳做出这一系列的动作，再看到他轻声、缓慢、温柔、低沉地说道：“宇，只要你在我的身边，我就会一直都这么开心。我爱你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双眼又阴了少许，脸孔也朝她逼近几分。

欧阳宇的小嘴张着，傻傻地看着他，忽然间，她打了一个寒战，忍不住摸着双臂，迟疑地问道：“柳，你刚才，刚才这个表情……”

一时之间，她不知道要怎么措辞的好。柳却等不及了，他连忙双眼瞪得老大，一眨不眨、兴致勃勃地望着她，满是期待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欧阳宇嘴角抽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你刚才可是不舒服？”

柳大眼一呆，身子一僵。半晌他才连连咽了两下口水，无力地低下头。欧

阳宇看到他的嘴唇蠕动着，连忙凑上前倾听起来。

柳低着头，无力地嘟囔道：“刚才街上的一个男子便是这样对着他的女伴做的，可为什么同样的动作，那女伴看了双脸通红，欢喜得跳到了那男人的怀中。而我的宇却以为我是生病了呢？更何况，我还是戴着面具做的啊？不明白，真不明白，唉——”

他的声音很失落，整个人也是一副无精打采、失望至极的模样。欧阳宇嘴角又是一抽，她逼着自己双眼看向旁边，苦苦忍着笑，生怕一不小心笑出声来，更令他的自尊心大受伤害。

看着一脸懊丧的柳，欧阳宇顺了几口气后才轻声道：“好了，别这个样子了。真是的，戴着这么威严的面具，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来，会让人笑话的。”她伸出手，在柳的肩膀上拍了拍，想起刚才在街上所见的事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柳，我们难道就住在这里？不到街上另找住处了？”

柳慢慢抬起头来，沉吟片刻后说道：“暂时就这样吧。反正过一阵子，会有人替我处理这些小事的。”

欧阳宇转头朝外面看了几眼后，走过去把门窗都给关上，然后来到柳的身前蹲下，望着他轻声说道：“柳，他们主要的目的，要么是把带我带离你的身边，要么是让你的威信扫地，对不对？”

柳摇了摇头，把椅子向后一推，学着欧阳宇的样子，也蹲下来说道：“不会，我授命于天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他们主要会针对你，把你弄离我的身边，揭穿你，利用你的身份做文章，然后再找一些与我实力相当的人来与我作对。”

他滔滔不绝地说到这里，见欧阳宇嘟着嘴望着自己，连连翻着白眼，不由牵着她的手，连连问道：“宇，你怎么啦？又生气了？”

欧阳宇重重地在他的额头上一弹，让他的铜面具发出一声清脆的铮鸣后，她才连忙搓着自己弹痛了的手指，恼道：“我好好与你说话，你怎么当玩耍似的，学着我的样子也蹲下来？”

柳嘴一扁，怏怏不乐地说道：“那我起来。”

欧阳宇跟着他站起来后，咯咯一声轻笑，把他的面具取下来后，忽然手臂一伸，紧紧地搂住了他的颈子。叭唧一声，她重重地在他粉嫩白净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口水吻。

欧阳宇手一松，笑嘻嘻地歪着头，看着张着嘴，傻傻地望着自己的柳。

柳呆若木鸡地望着欧阳宇，忽然间，他颤抖地说道：“宇，你亲我了？”

他霍地把脸向前一伸，盯着欧阳宇，急迫地问道：“宇，你刚才才是真的亲了我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在做梦，对不对？”

也不等欧阳宇回答，他站起身来，双手刷地向空中一举，大吼一声：“啊！我的宇啊！”才吼到这里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傻傻地把手一落，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，憨笑道：“地方不对，差点叫出来了。”

欧阳宇抿着嘴刚露出一个笑容，柳霍地冲上前来把她紧紧搂住，原地不停地旋转起来。一边转着圈，他一边快乐地说道：“宇啊，我的宇，哈哈，我的宇亲了我呢，嘻嘻，我的宇主动地亲了我呢。”

在他欢乐的笑声中，欧阳宇的嘴角也弯出了一个笑容来。

半个月时间转眼就过去了，这一天清晨，两人正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胡话，一阵脚步声传来。转眼间，一个少年来到了柳的身前，他微微弯腰，右手在胸前一拍，朗声说道：“隐尊大人，陛下和祭司大人有请。”

柳温柔地抚着欧阳宇的小手，笑了笑，问道：“哦？什么事啊？”

少年恭敬地说道：“说是来自亚素国的贵人要见大人。”顿了顿，少年又说道：“还有，从明天开始，便举行勇士祭和美人祭了，陛下有事想跟大人详谈。”

柳淡淡地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少年退出后，柳戴着面具的脸变得分外沉郁。欧阳宇担心地看着他，伸出手与他相握，低声道：“不管什么事，我们一起面对。”

柳闻言转头看向欧阳宇，目光晶亮无比。他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好，我们一起面对。”

“戴上纱帽吧，”柳轻声道，“这次是善者不来，施在你脸上的幻容术，挡不过真正高手的目光，如希狩和钎这样的人，甚至可以把它破解。”

欧阳宇咬着下唇，慢慢把纱帽戴在头上。

两人一走出房间，便发现院落中停着一辆马车，马车旁候着二三十个骑士。他们看到柳和欧阳宇走来，同时微微躬身，右手在胸前一拍，朗声叫道：“见过隐尊大人。”

柳点了点头，牵着欧阳宇的手跳上马车。这些人既然只派一辆马车来，便

是肯定了他与欧阳宇两人的情侣关系，只是不知道，他们将要使用的是何种手段。

猛国是天下有名的大国，与亚素国一东一西，虽然隔了数千里，却在当世诸国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。

柳和欧阳宇十来天没有出来，这时才突然发现，一路上与他们同行的马车，多是别的小国的王子、公主。一辆又一辆的华丽马车，一个个衣冠华贵的骑士，这些人中，有白种人和棕色人种。但最多的，还是和猛国子民一样的黄色人种。

马车走得很慢，欧阳宇掀开车帘，兴致勃勃地打量着车外的人。在路上，她看到一个长着长长尾巴的少年，他有着一张俊秀得比美人还要美的脸，别的少年的俊秀，还只是俊秀，他的却是一种美。

车后面五十米处，有一个少女，她的耳朵如兔子一样高高向上竖起，红红的眼睛如同琉璃一样发着光芒。再往后，三百米开外，有几个全身都是猫纹的妇人，那是真正的猫纹。她们裸着上身，只在腰间系着一块兽皮，她们的身上，除了兽皮所挡的方，其他地方都是斑驳陆离的猫纹，在手腕和小脚处，还生着软软的、厚厚的黄色毛发。

“柳，柳，真没有想到，在这里看到的未进化完的伪人，居然比亚素多得多。”

柳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那是当然，猛国背后便是绵延百万里的原始森林，这些人都是靠近森林的部落里出来的。别看他们不起眼，他们可都是代表部落联盟前来猛国的贵宾，一个个身怀绝技，让人防不胜防。”

柳自己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都称赞对方防不胜防的话，那还真要小心一点。

通往王宫的大道上，挤满了车骑和行人。欧阳宇略略看了一眼，发现光这行人便有上千，她不由担心地问道：“这些人，都是到王宫去的吗？”

柳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“是。虽然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入王宫正殿，可剩下的人都会待在王宫的外广场中喝酒作乐。”

柳的表情有点阴沉，一时之间，欧阳宇的心也如罩了乌云一般，没有了东张西望的兴头。

走了半个小时后，王城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欧阳宇上次来过这里，却是匆匆

而来，根本什么也没有看清。这次，她看到在东升的太阳的光芒中，高大的、足有三四十米的城墙，是由巨大无比的大理石直接垒成的。仰头望去，直冲天际。

马车驶入王城后，首先入目的便是一条足有五百米的大理石道。石道的左手边，是一个巨大的广场，广场上，是由无数座石头房屋建成的建筑群。而在广场与建筑群之间，则是一扇比城门还高的石制大门。大门的横杠上，站着两个三人高的雕像。

这雕像分别是一条蛇、一只虎。看到欧阳宇惊讶的样子，柳轻声解释道：“这蛇和虎，是猛国始祖。”

众人的马车驶到广场上时，都停了下来。

下了马车的众人，窃窃私语不休。那个来通知柳的少年，直接带着他们向前方的王城走去。看到他们从身边经过，欧阳宇听到身后不时传来轻轻的议论声：“这两人是谁？啊，这戴面具的男子好威严的样子啊。”

随着他们踏入王宫，身后不时传来脚步声，欧阳宇回头看了看，只见众人整齐地排成长队，跟在他们身后向王宫走来。

一进入那巨大的门框，入目便是一条可容五辆马车并行的大理石路，路的右边又是一个广场。此时的广场上摆满了桌椅，一队队侍婢穿行其中。

少年带着他们径直来到广场正前方的会客大殿中。当他们出现在台阶上时，一个穿着轻绸的青年出现在大门旁，正是大王子远。

远看到柳和欧阳宇走来，微微一躬，右手在胸前一拍，朗声叫道：“参见隐尊大人。”

柳点了点头，牵着欧阳宇出现在大门旁。就在他的右脚踏入门槛的那一瞬间，站在两旁的护卫同时纵声唱道：“隐尊大人到。”

突然间，全体安静无声。

不管是待在广场外的客人，还是跟在柳的身后走上的贵客，和已经坐在大殿中的诸人，在听到“隐尊大人”四个字时，都同时安静下来。

柳牵着欧阳宇的手，踏入门槛，出现在大殿中。

可容纳数千人的大殿中，已经坐了七八成的客人。这些人这时都站起身来，转头看向柳。就在柳踏进殿内的同时，他们同时躬身，右手在胸前一拍，朗声叫道：“见过隐尊大人。”

数千人的声音整齐划一，如同雷鸣，可不管是柳，还是欧阳宇，对于这种场合都司空见惯，一点也没有感到惊讶。

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必多礼。”

他牵着欧阳宇，慢步走向大殿的正前方。在正前方，一色排开着十一张石椅，现在那石椅上，坐着长满络腮胡子的猛王。他的左边是一个三十来岁，雍容华贵的女人，想来是他的王后。而他的右边，则坐着三男一女，想来是他的儿女，奇怪的是，三公主并不在其中。而耀则坐在最左边的位置上。他一身素色的长袍，目光清冷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渐渐走近的柳。

猛王见到柳走过来，连忙站起身来哈哈笑道：“诸位，我们尊贵的隐尊大人终于来了，可以开席了。隐尊大人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”

他招呼着柳的同时，朝站在柳左侧的一个少女使了一个眼色。那少女连忙小步走到欧阳宇的身边，轻抓着她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，请跟我来吧。”

她抿着嘴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那上面的位置，可不是我们能坐的，来，坐到这边来。”少女指的，是左侧第三排最外面的那个座位。

少女扯着欧阳宇的手臂的力量不小，欧阳宇忍着痛，转头看向柳。

柳右手一伸，拂开了少女的手臂，微笑道：“她跟着我便是。”说罢，带着欧阳宇向耀的方向走去。

柳才走了一步，一个高昂愤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，怎么配坐至高神圣的十一圣椅？隐尊大人，就算她是你的恩人，你也不能太过失礼。”

正是王子远的声音。

柳眉头一皱，暗道：这就来了？同时，他又想道，说是有熟人让我相见，我怎么看了一圈，也没有看到一个相熟的面孔？他心中疑惑不解，如希狩他们那样的身份，自不可能隐藏起来。他们如果来了，便会堂堂正正地坐在圣椅上。可是圣椅上并没有他们的影子，那只能说明，那个熟人并不是他们中的一个。不是他们，那还有什么好在意的？

因此，在听到远发难后，他微微一笑，便不经意地转过头来。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，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从角落中传来：“大王子阁下，你这话说错了，天下间，配坐十一圣椅的人不多，她绝对是其中一个。甚至，比王子的母亲兄妹，更有资格。”

这人的声音，阴寒、冰冷、遥远而熟悉。欧阳宇浑身一僵，在这一瞬间，她只觉得自己所有的毛孔都敞了开来，嗖嗖地向外冒着冷汗。这种难以形容的恐惧、慌乱、无助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。欧阳宇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会在这种场合下再次体会。她紧紧地抓着柳，小手颤抖，嘴唇苍白。

难以形容的慌乱和无助中，欧阳宇感觉到柳的手紧了紧后，便握着自己的手，若无其事地转过头面对着那人。

一个矮小的，头颅奇大，面目丑陋的汉子慢慢从角落中走出，他的旁边跟着一只毛发拖到了地上的黑狗。那黑狗和他的主人一样，眼睛似闭非闭，眼神中没有半点光芒。而他手中，正提着一串长长的、珍珠项链一样的东西。

人是故人，故人手中拿的东西也是给欧阳宇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东西。

柳盯着那汉子，双眼中闪过一抹杀机。他的耳朵十分灵敏，清楚地听到身边的欧阳宇正在低低地惊叫着：“冤妖铃。”

柳没有见过冤妖铃，但这东西与他的心上人经常混在一起让世人品评，所以他一听到这三个字，便深刻地明白了这其中的意味。

那丑汉正从人群中费力地向外挤来。周围的众人，都用又惊又疑又厌恶的眼光看着他。看一眼他，又看一眼柳和欧阳宇。

丑汉纵使走着，眼皮也有气无力地耷拉着，仿佛没有力气撑起一样。

在主座上，耀嘴角含笑地看着这一幕，而在大门门柱旁，远也双手抱胸，津津有味地等候着。

这时，欧阳宇已经从震惊、恐慌中清醒少许。她的手紧紧地绞着柳的手指，无意识地低声求助道：“柳，帮我，帮我。”

柳一直漫不经心般地看着那丑汉挤过来，似乎没有听到欧阳宇无助的哭喊。

那丑汉慢慢地向前走着，慢慢地挤向正中的通道。当他走到离通道只有几米远的时候，忽然间，柳动了。

柳的身影如闪电，如烟雾，众人只是眼前一花，再睁大眼时，柳还是好生生地站在原地，只是他的长长的衣袖轻缓地空中飘了一个转，又荡了回来。

众人一怔，看了一眼柳，又看向四周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隐尊大人刚才一定做了什么动作，奇怪的是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了他具体的动作。四周一切如常。

丑汉还在向前挤着，他跨出一步后，忽然脚步一顿，呆呆地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中，慌乱地哑声叫道：“我的铃。”

众人还在四下察看，忽然听到这尖嘎刺耳的喊叫，先是一呆，然后迅速地反应过来。

无数双眼睛同时看向那汉子，那汉子手中空空如也，刚才拎在他手上的那串珍珠项链已不知去向。不过，众人虽然看到那项链不见了，却还是诧异着：这丑汉做什么叫着“我的铃”，那明明是一副项链呢。

只有远、耀等少数的人才脸色一僵。远放开环抱在胸前的双手，冷冷笑道：“隐尊大人这是干什么？好好的，怎么抢人家手中的铃铛？”

柳双眼似闭非闭，懒洋洋地瞄了远一眼，又看向那丑汉。他嘴角一扬，清悦的声音徐徐地响起：“那是我的东西，这厮偷走了我的东西，今日我把它拿回而已。哼，我不计较这厮的偷盗行为，已经是很宽宏大量了。”

他这番话慢慢道来，面具下的脸带着一丝淡淡的冷意和不悦。周围的众人这时齐齐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：原来那项链是隐尊大人的东西。也不知那个有什么用？好好的一副项链，居然成了铃铛。

远气结无语。他瞪大眼看着柳，忽然发现，自己找不到任何话来反驳于他。眼前这个地位尊高的隐尊大人，居然把假话说得如同真话一样，这，这实在是岂有此理。

“不——”

丑汉蓦地抬眼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直直地盯着柳，嘎声叫道：“那不是你的东西，那是我的。”

这句话没有一点分量，众人都皱起了眉头，转开了视线。

柳也是如此，他把欧阳宇的手紧了紧，牵着她便准备转身前行。

“它是觅妖铃，我是觅妖铃的主人。你，你快把它还给我……”

后面的话，没有人听到。所有人的耳中，都在回响着三个字“觅妖铃”。

众人齐刷刷地转头，再次看向那丑汉。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兴奋、期待和一丝紧张。这个流传了千年的故事，是男人们年少时的绮梦，女人年少时的渴望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听着这个故事，做着这个梦长大的。历史的长河中，有很多让他们神往过的传奇，而觅妖铃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神往的传奇之一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年来，每一个角落的百姓都知道：妖女又出，觅妖铃重现。这个丑汉居然说，他刚才手中拿的东西是觅妖铃！天啊！

丑汉没有察觉到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依旧用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瞪着柳和欧阳宇。他伸出食指，恨恨地指着柳叫道：“你，把觅妖铃还给我。”他粗哑中夹着丝丝尖哨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，声音难听到了极点，可每一人听着这话，心中都充满期待和兴奋。

柳微微一笑，却没有应他。

丑汉抬起头，定定地看了柳几眼，转头看向欧阳宇。欧阳宇对这个人，心底有着极深的惧意，对上他的眼睛，不由自主地向柳一靠，身子偎上了柳。就在她的身子偎上柳的刹那，一股如刀割般的痛感从柳的手臂，刷刷地刺入了她的身体。这痛感来得十分突然而猛烈，欧阳宇及时一咬牙根，才没有让自己叫出痛来。她惊慌地离开柳少许，转眼看向他。

柳神色不动，嘴角带笑，却以只有她能听到的近乎耳语的声音说道：“这觅妖铃十分诡异，它现在蠢蠢欲动，好像要摇响了，我正用法术控制着它。宇，你注意点，不要碰到我的皮肤，它可以透过我的皮肤伤害到你。”

欧阳宇听到这里，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。

丑汉终于从欧阳宇的脸上移开了眼光。他的眼睛定定地对着柳，声音粗哑地，慢腾腾地说道：“这位大人，你还是把那东西给我吧。除了我，那东西不管被谁拿了，都会伤害到他本人的身体，而且本事越强，法术越高的人，受到的伤害越大。你是隐尊大人，拿久了会致命的。”

丑汉的声音一落，耀的嘴角几不可见地浮出一抹浅笑来。

欧阳宇一惊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觅妖铃还有这个神通。她转头担忧地看着柳，心开始七上八下地乱跳起来。她嘴唇嚅动着，想叫柳丢下那东西，却又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丑汉的话，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到了柳身上，柳嘴角微微一掠，淡淡说道：“你的话，本尊听不明白。”

说罢，他袖子一甩，和欧阳宇一起转回了身，姿态优雅地向最前面的圣椅上走去。欧阳宇紧跟着她，一步一步走向最前方。

大殿中安静无比，众人面面相觑。他们看了看丑汉，又看了看柳，直过了好一会儿，窃窃私语声响起。渐渐地，大殿中又开始喧嚣起来。

见柳走远，丑汉收回目光，依旧耷拉着眼皮，站在原地。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他身边的那条长毛黑狗也一动不动地伴着他，同样眼皮耷拉，频频地吐着鲜红的舌头。

当柳终于走到耀的身边时，忽然间，耀霍地站起身来，双眼炯炯地直盯着柳。随着他这一站，本来开始喧嚣的大殿又重新安静下来。门柱旁的远得意地一笑，扯过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，双手依旧抱在胸前，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模样。

耀挡在柳经过的地方，伸手一拦，淡淡笑道：“隐尊大人，觅妖铃的事您还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呢。”

他嘴角浮起一抹笑，转眼看向殿内众人，提高声音，任清亮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：“诸位，觅妖铃的传说流传了千年，想来大伙与我一样，也对这事颇感兴趣，很想听隐尊大人详细说一说，大伙说，是不是啊？”

他这话，倒真说到了众人的心坎中。本来大伙迫于柳的威望，只好强自忍耐着，现在耀这个祭司大人开了头，他们哪有不附和的道理？

“正是正是，妖女呢，天啊，我要是能见到妖女的面容，死都值了。”

“祭司大人说得有理，隐尊大人，虽然你地位尊贵，天下人都很敬仰，不过这觅妖铃的事可也不小，你能不能把那铃拿出来让大伙见识一番？”

“咦，原来那项链还真是觅妖铃啊，太好了！”

吵嚷此起彼伏，一双双眼睛，此刻都专注地看着柳和欧阳宇。

耀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表情依旧平静，只是那眼底的得意却掩也掩不住。

欧阳宇担心地看向柳，柳一切如常，只是她却清楚地感觉到，他的脸色有点苍白。本事越强，法术越高的人，受到的伤害就越大。难道那人的话是真的，并不是危言耸听？柳拿久了会死？

自从那丑汉说出这番话后，欧阳宇一直想着，一直想着。这一望，她望着柳有点发白的侧面，忽然感觉到，如果柳真的因此受伤了，甚至死了，那她，她可怎么办？希狩虽然不错，可真正疼她、宠溺她的，却是柳。

想到这里，她咬了咬下唇，伸出手，握上了柳冰冷的大掌。就在两手相握的那一瞬间，一股烧灼般的剧痛电击而来，令得她生生向旁一歪。

柳见状一惊，连忙伸手扶向她，就在将要碰到欧阳宇的那一瞬间，他的手无力地放了下来。欧阳宇好不容易稳住身子，便听到人群中传来那丑汉粗嘎刺

耳的声音：“她就是妖女，只有妖女碰到怀揣觅妖铃的人，才会疼痛难当，站也站不稳。”

他的声音也不如何响亮，可一说出来，却让每个人都听到了耳中。顿时，无数双眼睛都紧紧地盯向欧阳宇，那目光灼热、迫切，充满渴望。

欧阳宇没有理会众人的注视，也不看向近在身边的耀那意味深长的笑脸。她靠近柳，抬起头，烟波双眼盈盈地望着他，小小声地说道：“柳，把它扔出去，远远地扔到没有人拿得到的地方。你要记得，只有你完好，我才能安全。柳，你的宇需要你强有力的保护。”

柳迅速地低头看着欧阳宇，他轻轻一笑，吐出声音：“好。”声音颇有点艰难，中气都有点不足。

说完后，柳没有马上掏出觅妖铃，而是转过身来朝向众人。

看到柳转身，众人更兴奋起来。在一阵阵急促的呼吸声中，还是没有人说话。

柳脚步毫不停顿地向那丑汉走去，一直走到他身边，微微倾身，专注地看着他那双奇特的眼睛，低低地说道：“你会不会摇动它？”

丑汉微怔，眼珠动了动。他身边的长毛黑狗，这时也抬起耷拉着的眼皮，和它的主人一样看着柳。

柳专注地看着丑汉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应该有法子让别人拿不到它，你也可以不摇动它。我是隐尊，我需要你的承诺，相应地，我也可以付出自己的承诺。”

一阵小小的倒吸气的声音传来。隐尊大人的承诺？

丑汉的白眼珠向下转了转，慢慢地扯开嘴皮，缓缓说道：“好。”

这个“好”字一出，全场哗然。

柳默默一笑，掏出那项链，放到了丑汉手中。

觅妖铃一收回手中，那丑汉的右手突然电光一闪，觅妖铃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消失，而他的手腕上多了一颗白色的痣。

这时，远的怒喝声正好传来：“无互，你说的话都是放屁吗？快把觅妖铃拿出来，摇响它。”

在远的怒喝声中，无数个声音同时响起：“是啊是啊，快摇一下。”

“喂喂，你这个丑家伙，你不会就这样算了吧？”

众人叫骂声沸腾不已，丑汉却仿佛没有听到一般，身子一转，便向大殿外走去。一边走，他一边哑着声音徐徐地说道：“你们把我找来，要我拿出觅妖铃，不就是想确定妖女的身份吗？现在她的身份已经确定，为什么要把事情做绝呢？”

一边说，他一边慢慢地向殿外走去。当丑汉来到大殿门口时，站在门柱旁，一脸愤怒的远忽然把脚一伸，狠狠地踢向他的肚腹。只听得一声响，这一脚正中腹部，丑汉矮小的身子猛地向后一滚，在地上滚了几下后，便倒在大殿外。

看到丑汉晕倒，王子远冲外面使了一个眼色，马上跑出来两个侍卫，架着那丑汉匆匆离去。

柳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面无表情，站得笔直。只是他放在衣袖中的手，在迅速地做着繁复的手势。

耀朝柳看了一眼，重重一咳，冷笑道：“隐尊大人，你不给我们一个解释吗？”

见柳依然不动，他哈哈一笑，右手迅速地伸出，手腕在空中诡异的一扭后，如蛇般刺向欧阳宇的玉颈。

他这个动作虽然诡异，却缓慢至极，一边对欧阳宇动手，双眼却看向柳，脸上尽是讥嘲：哼，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想把伤养好？我偏要扣了你的妖女，叫你伤上加伤。

他存着向柳示威的心情，那动作便缓慢得过分。

就在那如蛇一般，没有骨头似的手弹向欧阳宇时，欧阳宇脚尖一点，迅速地而后一掠。她拼尽全力之后，身如凌风而动，转眼间，便飘出了两米。

欧阳宇俏生生地站定，担心地看了一眼柳，心中想道：他一定是在抓紧时间把觅妖铃带来的伤害抚平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助他一臂之力，拖一拖时间。她在前世本是个好强之人。只是因为容貌所累，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很少，使得本身并不笨的她，几乎不知道怎么样发挥自己的优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心一意想着自保同时保护柳的欧阳宇，终于让自己平静后，大脑迅速地转着。

耀万万没有想到，欧阳宇居然能在他的攻击下脱身。他先是一惊，马上想道：奶奶的，这妖女身怀高强的功夫。在恍然大悟的同时，他看到了众人或惊或疑或嘲的目光，不由怒从中生。这股怒火令他噌地向前冲出一步，大步向欧

阳宇走出。

看到耀提步，欧阳宇忽然抬头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她清脆的笑声又响又脆，在大殿中远远地传荡开来。众人自知道她是妖女后，便一直盯着她，此时见她发笑，便都是一呆。

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又令得耀止步的欧阳宇依旧大笑不断。笑声中，她听到耀皱眉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欧阳宇还在大笑不已，听到耀的询问，暗中叫苦：就是因为没有想到好法子令你止步，我才笑啊。欧阳宇啊欧阳宇，快想法子，快想法子。



第二十二章 广场应战

欧阳宇慢慢地止住笑声，双眼扫过场中的众人。

众人这时都知道她便是妖女，虽然她显现在的容貌还是这么平凡，可每个人一想到这张脸后的真容，便只觉得心跳加速，只觉得她看向自己的眼神媚不可言。

众人的盯视中，欧阳宇嘴角微扬，明眸流转，玉白的手向后微扬，轻轻地一拂自己的头发。她此时的一举一足，风情无双。这世界的人哪里见过这种女子，这等风情，一时都看得目眩神迷。每个人都在想着：妖女果然是妖女，即使长得平凡，这世上也没有一个女子比得过她。

在众人的注目下，欧阳宇看着大王子远，声音娇软地问道：“大王子殿下，你苦苦逼我露出真容，这样做对你和你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呢？不管是哪一位大人，都是举手中可以灭城毁国的人物。你用隐尊大人和我为诱，把他们吸引来，是想让你的祖国变成这些大人物角力的战场吗？是想让你的子民成了他们愤怒之下屠戮的对象吗？”

对上欧阳宇的双眼，远忽然一阵语塞。他迟疑着，直到周围投来的目光越来越多，直到对上主座上的父王和兄弟齐齐投来的眼神，他才猛然提高声音，朗声回道：“那些大人都是天下闻名的人物，他们最自重身份了，哪里会有什么灭城毁国、屠戮角力的事？”

这番话他说得很响亮，可是说到最后，他自己也似不信了，声音已在不知

不觉中低了下来。

欧阳宇却没有再追问他，她只是回过头来，抬眸看向脸色变幻莫明的耀。

耀感觉到了她的注视，眼眸一阴，忌惮地想道：这个女子看似不怎么喜欢说话，居然是一个牙尖嘴利的人。

欧阳宇对上耀，声音变冷，幽幽地说道：“祭司大人，你身为猛国子民人人敬重的祭司，却为了什么要与隐尊大人百般为难？是怕他抢了你的子民对你的信仰，还是怕他相助猛国王室，夺去你现在的地位和权势？你可别告诉我，你是为了猛国子民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想法子逼走隐尊大人和我，而是千方百计地令我们的身份和影响在猛国扩大，令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？难道说，你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，一个可以令猛国大乱，人心恐慌的机会，然后好浑水摸鱼，趁乱谋划权势？所以，你便把你的国家当成了大人们角力的战场？”

这席话，她说得咄咄逼人。一句接一句，一句紧似一句，偏生声音婉转，令人在不知不觉中，便沉入她话中所营造的情景中。

耀脸一沉，直到欧阳宇说完，众人纷纷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时，他才哈哈一笑，笑声在大殿中回响不已。他双手一合，拊掌冷笑道：“不错，说得真是不错。”他霍地提高声音，沉沉地说道：“妖女，你的隐尊大人与尊者在斯罗河一场大战，弄得大船支离破碎，令得无数权贵当场落水而死。这样的大事，你以为我猛国隔得远，便不会知道吗？你和隐尊大人想做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在我猛国安顿下来。却没有想到，一旦尊者大人和其他的大人，知道我们猛国庇护了你的事情后，会如何对付我们？哼，我们把你的事情捅得天下皆知，便是要让那几位大人明白我们的立场，不至于找借口为难我国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耀停顿了片刻，任殿中的众人对两人所说的话议论不休。不管是他，还是欧阳宇的话，初听起来都头头是道，其实仔细一想，都没有什么说服力。不过对于欧阳宇来说，她只是想说什么拖延时间，而对于耀来说，他也只是想把欧阳宇的话的影响力降到最低便可。

因此，耀一停顿后，两人都没有再说话。

欧阳宇双眼一转，已看到柳收起手势，提步向自己走来。她笑盈盈地望着柳，眉开眼笑，心情大好，已根本没有了再与耀争论的心情。

柳大步走到欧阳宇的身边，对上她放松的、惊喜的笑容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回以一笑。然后快步走到她的身边，紧紧地牵着她的手。